

少陽篇
太陰篇
少陰篇
厥陰篇

增批
醫門
棒喝
二編

卷四

醫門棒喝二集傷寒論本旨卷四

目錄

少陽篇

脈證提綱

脈證治法

合病并病脈證治法

太陰篇

脈證提綱

脈證治法

少陰篇

脈證提綱

寒邪脈證治法

死證

熱邪脈證治法

耳門木口二集
厥陰篇

脈證提綱

脈證治法

死證

醫門棒喝二集傷寒論本旨卷四

張仲景先師原文

會稽虛谷章楠編註

山陰

冀子陳祖望

允占錢昌校訂

少陽篇脈證提綱

少陽之為病。口苦咽干。目眩也。

素問云。傷寒三日。少陽受之。少陽主膽。其脈循脇絡於耳。故胸脇痛而耳聾。靈樞云。足少陽之脈是動則病。口苦善太息。心脇痛。不能轉側。其則面微有塵。足外反熱。今仲景標邪中少陽必有之證。為提綱。其餘諸證。或有或無。以下各條分別標之。蓋邪中少陽。膽氣即熱。而口苦咽干。其脈起於目銳眥。與肝為表裏。目珠屬肝。故又目眩。肝膽氣鬱不舒。則善太息也。然陽明中風。亦有口苦咽干。以熱由胃上咽而至口。不涉於肝。故無目眩。以此為辨。

少陽中風。兩耳無所聞。目赤。胸中滿而煩者。不可吐下。吐下則悸而驚。風為陽邪。易於化熱。熱鬱經絡。故耳聾目赤。風動則目眩矣。內經所謂

諸風掉眩皆屬於肝也。以有胸滿而煩之裏證。必當和解。若誤用吐下。熱仍不解。而反動肝傷血。則悸而驚也。此表風中少陽之證。內經言邪中於頰。則下少陽是也。

傷寒脈弦細。頭痛發熱者。屬少陽。少陽不可發汗。發汗則譫語。此屬胃。胃和則愈。胃不和則煩而悸。

太陽中風。則脈浮緩。傷寒則脈浮緊。陽明則脈大。此脈弦細。以其頭痛發熱。故屬少陽。若無發熱。頭痛即為三陰經證矣。然陰經之邪脈多沈。自與陽經有別也。太陽頭痛。頭項連項背。陽明頭痛。額前連目下。少陽頭痛。額角連耳後。以經脈所行不同也。太陽則發熱惡寒。陽明初感亦。有惡寒。得之一日。即惡寒自罷。而反惡熱。少陽則有往來寒熱。陽明與太陽相近。故可發汗。少陽在陽經之裏。陰經之表。故汗吐下皆禁。如發其汗。邪不能出。反使肝風鳴張。邪熱擾心。而發譫語。肝風由胃上逆。故云屬胃。胃和氣順。其風亦熄而愈。否則風火交熾。則心煩而悸也。以上

兩條。皆言風寒初中少陽之脈證。即言邪由太陽傳於少陽者也。傷寒三日。少陽脈小者。欲已也。

此言邪受太陽三日傳少陽之期。其脈小而不弦細者。可知邪勢外出為欲已也。內經言邪中於陽則溜於經。邪中於陰則溜於腑。蓋言邪中衛陽則入於經。邪中陰經即循經入臟。臟氣實而不受邪。還歸於腑也。是故邪有直中六經者。有流傳變化者。仲景惟詳辨脈證。方知邪之所在而設治法。其由直中由流傳亦可因之以明矣。

少陽病欲解時。從寅至辰上。從寅至辰。少陽經氣旺時。則邪解矣。

少陽篇脈證治法

傷寒五六日。中風往來寒熱。胸脇苦滿。默默不欲飲食。心煩喜嘔。或胸中煩而不嘔。或渴。或腹中痛。或脇下痞鞭。或心下悸。小便不利。或不渴。身有微熱。或欬者。小柴胡湯主之。

此言不論傷寒中風。至五六日。而現往來寒熱。以及心煩喜嘔等證者。是邪入少陽也。以少陽在半表半裏。邪逼於陰。則寒出於陽。則熱。故往來寒熱也。胸脇皆少陽經脈所行之處。正當胃口。邪熱壅盛。故滿悶而默默不欲食。默默者。昏倦也。邪熱擾而煩心。嘔則氣得暫寬。故喜嘔也。其餘諸證。或有或無。皆不可定。總由少陽經邪之所變現。故以小柴胡湯為主治。又立隨證加減之法也。

傷寒中風。有柴胡證。但見一證便是。不必悉具。若胸中煩而不嘔。去半夏人參。加枳實一枚。若渴者。去半夏。加人參。合前成四兩半。枳實根四兩。若腹中痛者。去黃芩。加芍藥三兩。若脇下痞鞭。去大棗。加牡蠣四兩。若心

下悸。小便不利者。去黃芩。加茯苓四兩。若不渴。外有微熱者。去人參。加桂枝三兩。溫覆。取微汗愈。若欬者。去人參。大棗。生姜。加五味子半升。干姜二兩。

人身陽氣。由肝膽而升。從肝胃而降。邪客少陽。則升降不利。柴胡味薄。氣清。專舒肝膽之鬱。以升少陽之氣。黃芩味薄苦降。涼而解熱。同半夏從肺胃散逆止嘔。此三味通調陰陽。以利升降之氣也。人參甘草補中。姜棗調營衛。則上下表裏之氣皆調達。故為少陽和解之主方。凡見一證屬少陽者。即可用柴胡湯和解。不必諸證悉具也。其有兼證者。須加減治之。若胸中煩而不嘔。以邪熱盛而氣不逆。故去半夏之辛溫。人參之甘補。而加薑實。涼潤苦降以清心也。渴者。津液傷也。故去半夏之辛溫。滑利。加參助氣生津。天花粉滋液清熱也。腹中痛者。木邪犯土也。故去黃芩之涼苦。加芍藥平木。同甘草以和脾土也。脇下痞鞭者。膽連肝氣具逆也。去大棗之壅滯。加牡蠣鹹寒。以鎮肝逆也。心下悸。口、更。

是營血傷。小便不利者。胃中停飲也。故去黃芩之涼。加茯苓補心氣。導水以利小便也。若不渴。內無熱也。外有微熱。表邪未淨也。故去參之補。加桂枝。合諸藥以解表。溫覆取微汗可愈也。欬者。胃中水寒之氣逆肺也。故去人參。姜棗之助氣。加干姜。專散水寒。五味斂肺以止咳也。凡柴胡湯病證而下之。若柴胡證不罷者。復與柴胡湯。必蒸蒸而振。卻發熱汗出而解。

少陽病誤下。則元氣傷而邪不解。幸其無他變。而柴胡證不罷者。復與柴胡湯和解。蓋以人參助元氣。餘皆通調升降之藥。故能使陽氣旋復。蒸蒸而振。發熱汗出而解也。

傷寒四五日。身熱惡風。頸項強。脇下滿。手足溫而渴者。小柴胡湯主之。

身熱惡風者。表邪未罷也。頸項強。脇下滿。手足溫而渴者。邪入少陽。略兼陽明也。故從少陽和解。以小柴胡湯主之。蓋陽明在前。少陽在側。太陽在後。前為頸。後為項。故太陽則項背強。少陽則頸項強。以其在側。而

兼前後故也。

服柴胡湯已。渴者。屬陽明也。以法治之。

本少陽證。服柴胡湯已。少陽證罷而渴者。其邪轉屬陽明。是從裏出表之機。當以陽明法治之。可解也。若見陽明腑證。是為入裏。又當用下法矣。

傷寒。陽脈濇。陰脈弦。法當腹中急痛。先與小建中湯。不差者。與小柴胡湯。寸部浮部為陽。尺部沈部為陰。陽脈濇者。氣虛而滯也。陰脈弦者。血虛而寒也。故當腹中急痛。先與小建中。辛甘助陽。酸甘和陰。以通血脈。若不差者。其弦脈為少陽之邪。故與小柴胡升發少陽。且以人參可助氣。餘皆調和陰陽之藥也。

本太陽病不解。轉入少陽者。脇下鞭滿。干嘔不能食。往來寒熱。尚未吐下。脈沈緊者。與小柴胡湯。若已吐下。發汗。溫針。譫語。柴胡證罷。此為壞病。知犯何逆。以法救之。

邪入少陽。即有脇下鞭滿。干嘔不能食。往來寒熱諸證。尚未吐下。以邪結而脈沈緊。比弦尤甚也。必當用小柴胡為主。以轉少陽之樞。其邪可解。若已吐下發汗溫針。而發譫語。是正傷而邪陷。柴胡證罷。則不能用柴胡湯也。此為治壞之病。必審其逆在何處。設法救治。不能定方主之也。凡汗吐下治壞諸證。均彙集後卷。

傷寒八九日下之。胸滿煩驚。小便不利。譫語。一身盡重。不可轉側者。柴胡加龍骨牡蠣湯主之。

此即明誤下救治之一證也。傷寒雖八九日。其邪尚在少陽。而誤下之。以肝膽傷。而胸滿煩驚譫語。脾胃傷。則身重不能轉側。正傷而邪沸。即所謂壞病也。以小柴胡之人參姜棗。扶其中氣。柴半黃芩。降濁升清。桂枝通經脈。龍牡鎮肝膽。而安神魂。茯苓利小便。宣三焦之氣。而以鉛丹下其痰涎。大黃一二沸。取其氣。以泄浮逆之邪。不取其味。以通腑也。蓋氣血擾亂。邪反肆橫。故必助之和之。升降之。鎮攝之。通其經脈。利其三

焦調其臟腑。安其神魂。平其暴氣。下其痰涎。乃為救治周匝之法也。

太陽病。過經十餘日。反二三下之。後四五日。柴胡證仍在者。先與小柴胡湯。嘔不止。心下急。鬱鬱微煩者。為未解也。與大柴胡湯下之。則愈。

過經十餘日者。太陽之邪過於少陽經也。少陽不當下。而反二三下之。幸其人體強。無他變證。後四五日。柴胡證仍在者。先與小柴胡和之。若嘔不止。心下急。鬱鬱微煩者。其陷入陽明。腑邪未解也。故不用參甘之補中。仍以柴芩半夏之升降。姜棗之調和。而加白芍平肝。枳實大黃通利。使鬱逆之邪。從陽明而下。是經腑兼治。而大其制也。

傷寒十三日不解。胸脇滿而嘔。日晡所發潮熱。已而微利。此本柴胡證。下之而不得利。今反利者。知醫以丸藥下之。非其治也。潮熱者。實也。先宜小柴胡湯以解外。後以柴胡加芒硝湯主之。

胸脇滿而嘔。邪在少陽也。日晡所發潮熱。兼及陽明也。微利者。自利頻而少也。此本柴胡證而誤下。遂引邪入胃腑。腑實不得有自利。今反利

者。知醫以丸藥直通腑氣。氣傷不攝。非其治也。潮熱為陽明實證。然少陽之邪未解。先當用小柴胡和之。以解外邪。然後以柴胡加芒硝。兼清陽明之熱也。

傷寒五六日。頭汗出。微惡寒。手足冷。心下滿。口不欲食。大便難。脈細者。此為陽微結。必有表。復有裏也。脈沈亦在裏也。汗出為陽微。假令純陰結。不得復有外證。悉入在裏。此為半在裏。半在外也。脈雖沈緊。不得為少陰病。所以然者。陰不得有汗。今頭汗出。故知非少陰也。可與小柴胡湯。設不了者。得屎而解。

此辨表裏交涉之病也。傷寒五六日。邪入三陰之期。而頭汗出者。邪遏於表。胃中水穀之悍氣上蒸也。身無汗。微惡寒。手足冷。表邪未解也。心下滿。不欲食。大便難。邪已犯裏也。脈細者。屬少陽。此陽分微有陰邪結。閉故身無汗。而惡寒。手足冷。其心下滿。不欲食。是必有表復有裏也。脈沈亦為裏。但頭汗出。為陽分微邪閉結。假令純陰結。不得復有表證。而

悉入在裏矣。既有表證。可知其半在裏。半在外也。即使脈雖沈緊。不得為少陰病。以少陰不得有汗。今頭汗出。故知非少陰。實半表半裏之病。故可與小柴胡。從少陽而和解之。服藥後。設不能了。了清楚。靜待津液。輸化。腑氣和而大便解。則餘邪自去。更不可亂治也。此條脈證。疑似難解。故特詳悉明之。其汗出為陽微下。脫落一結字。

傷寒後脈沈。沈者。內實也。下解之。宜大柴胡湯。

上條言脈沈緊。不得為少陰病。以其有頭汗也。此言脈沈為內實者。以其有表證而脈沈。知兼陽明內實。故以大柴胡治少陽。兼下陽明內實也。

脈雙弦而遲者。必心下鞭。脈大而緊者。陽中有陰也。可下之。宜大柴胡湯。雙弦者。兩手脈皆弦也。此少陽之脈。故必心下鞭。心下為少陽之裏。胃腑之表。不宜下也。前云心下鞭滿者。不可攻。攻之利不止者死。則已申禁矣。若脈大屬陽明。而緊為陰邪結滯。故云陽中有陰。雖有腹滿可下。

之證。止宜大柴胡。不得用承氣也。

婦人中風發熱惡寒。經水適來。得之七八日。熱除而脈遲身涼。胸脇下滿。如結胸狀。讖語者。此為熱入血室。當刺期門。隨其實而瀉之。

發熱惡寒者。邪在表也。經水適來。七八日。熱除而脈遲身涼。非表解也。因其經行。邪熱乘虛而入衝脈血室。故胸脇下滿。如結胸狀。以衝脈起於胞中。上至胸中而散。胞脈上通於心。故發讖語。血室。肝所主。故兼脇下滿。當刺期門。肝募。隨其邪實而瀉之也。

婦人中風七八日。續得寒熱。發作有時。經水適斷者。此為熱入血室。其血必結。故使如瘧狀。發作有時。小柴胡湯主之。

上條邪由太陽直入血室。其結深而有讖語。故刺期門以泄之。此條續得寒熱。發作有時者。邪入少陽。以經水正行而適斷。故知為熱入血室。因而經斷不行。其血必結也。但無讖語。其結不甚。而寒熱如瘧。則少陽之邪為多。故以小柴胡專解少陽而血室之邪亦可隨之而出。其經仍

必能行也。

婦人傷寒發熱。經水適來。晝日明了。暮則譫語如見鬼狀者。此為熱入血室。無犯胃氣及上二焦。必自愈。

中風傷寒互標者。以明邪入血室則同。而有淺深不同。即此三條各有證狀分辦也。治之深者。刺期門。淺者用小柴胡。提邪和解。總無犯胃氣及上二焦。必自愈也。

血弱氣盡。腠理開。邪氣因入。與正氣相搏。結於脇下。正邪相爭。往來寒熱。休作有時。默默不欲飲食。臟腑相連。其痛必下。邪高痛下。故使嘔也。小柴胡湯主之。

此又總申上三條之義。而必從肝膽主治也。以經行後。血弱氣盡。腠理開。邪氣因虛而入。與正氣相搏。結於脇下。肝膽之部。邪正相爭。入陰則寒。出陽則熱。故往來寒熱如瘧狀。而休作有時也。少陽之裏。正當胃口。故默默不欲飲食。肝膽臟腑相連。臟陰腑陽。陰血結而下痛。陽邪上而